大明寶訓

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11）
函號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宣宗章皇帝寶訓序

朕惟古昔聖帝明王之御天下其功德隆盛凡命令告誡之辭皆有以垂世立教若堯舜禹湯文武典謨訓誥之言炳然如日星之麗天千萬世所共仰也洪惟我

皇考宣宗皇帝纘承

列聖尊居大寶德化之盛萬方清寧爰曁

祗嗣洪業永惟帝王之孝莫先於丕顯

先德爰勅儒臣編纂實錄

神功聖烈備載不遺又輯

聖言之諄切者總若干條分類為十二卷題曰寶訓用朝夕臨覽省嗚呼我

皇考兼文武之資備中和之德緝熙聖學剛健不息是以一令之頒一言之出皆藹然道德仁義之懿上足以媲美典謨訓誥者也朕方遜志務學思廸大猷周書曰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詩曰於乎皇王維序思不忘敢不惓惓服膺用圖無忝謹序諸篇端以自勵云

正統三年四月十二日

宣宗章皇帝寶訓序終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目錄

○卷之一
敬天 聖孝 聖學
英武 謙德 節儉
寬仁 明斷 儆戒
監成憲 論治道
○卷之二
嚴祀禮 納諫 求言
教太子 睦親 戒飭諸王
正風化 謹名分 重名爵
推誠 惇信 防微

繼絶　仁政　勤民
安民　重農　恤民
惜民力　謹財用
○卷之三
寛賦　弛利　崇儒
興學　育人材　求賢
任官　用人　惜才
嚴選舉　重守令　禮羣臣
諭臣下　戒飭臣下　勵風紀
恤舊勞
○卷之四
備荒　恤災異　抑祥瑞
武備　馬政　備邊
任將帥　諭將帥　恤將士
保全功臣　録勲臣子弟　厚勲戚
明賞罰　賞功　褒忠節
體羣臣
○卷之五
審刑罰　恤刑　正法
寛宥　辨邪正　斥姦佞
退不肖　抑僥倖　卻貢獻
屏異端　懐遠人　馭

審刑獄　恤刑　正法

○卷之五

禮大臣

明賞罰　賞功　褒忠節

保全功臣　錄勲臣子弟　厚勲戚

任將帥　諭將帥　恤將士

武備　馬政　備邊

備荒　恤災異　却祥瑞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閲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敬天

○宣德元年正月甲辰以大祀
天地
上致齋武英殿命禮部太常習禮殿上
上觀之既諭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曰祭享之禮
莫嚴於此朕承大統躬祀

天地為天下蒼生祈福不敢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朕庶幾感通之道義等皆叩首而退

○三月乙巳漷縣民充郊壇戶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充遞運夫民訴于朝

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舊制郊壇戶悉免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知所重不恤民難可責也姑宥之遂命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戶免雜役之令

○九月庚戌行在太常寺奏

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今已及時

上曰

祖宗敬事

天地故立法如此朕念謹守成憲卿等亦當恭體此心躬親臨視務令潔淨

○宣德八年正月丙寅

車駕詣

郊壇自

祖宗以來皆朝百官後乃行至是

上先日諭禮官明旦早行不視朝既至南郊躬詣神廚凡諸祭物一一閱視召太常寺官諭之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皆以虔誠為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有歆享之道晚御齋宮旗手衛奏請暮夜如故事放烟火不從顧謂侍臣曰朕早來不視朝之

故蓋一心對越無暇他及今又暇觀烟火乎是晚陰雲
四合至夕雨雪行禮之際雲歛風静星月朗霽天氣融
和助祭執事咸中禮度
上大悅
聖孝。
○洪熙元年六月丙寅禮部尚書呂震奏
大行皇帝喪禮請依遺詔二十七日而除自七月初一日
為始
上服浅淡色衣於奉天門視事
上曰固是遺詔然朕心何能忍古人云雖加一日愈於已
初一日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待漏百日再議

○八月甲申遣鄭王瞻埈還南京謁
孝陵
上謂之曰
太祖高皇帝開創鴻業以遺子孫陵寢所在如何能忘今
即位之初政務所係不遑躬謁汝其代行其灑掃有弗
虔封樹有弗勤周衛有弗備皆嚴飭之必恭必慎以稱
予意
○九月壬寅葬
獻陵先是
仁宗皇帝賓天
上命有司擇葬地得吉兆於天壽山之陽召尚書蹇義夏

原吉等諭之曰國家以四海之富葬其親豈惜勞費然
古之聖帝明王皆從儉制凡孝子思保其親之體魄於
永久者亦不欲厚葬秦漢厚葬之患足為明戒況
皇考遺詔務從儉約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為宜遵
先志卿等之意如何義等對曰
聖見高遠發於孝誠萬世之利於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
尚書黄福總其事其制度皆
上所規畫三月告成至是葬其山周正圓厚岡巒拱揖川
源逶迤與
長陵相比云
○宣德元年二月乙酉祔

上謂侍臣曰朕自幼鍾愛於
皇祖未嘗一日不侍左右弘謨偉畧隨事訓教
皇祖妣同歷艱難弼成國家撫育朕躬慈愛備至我
皇考德紹
先烈仁覆蒼生不期年而遽上賓劬勞之慟終身先
山陵在望霜露之感尤切將以清明日展謁至是
車駕啟行丙戌
天壽山
上遥望
二陵松栢欝茂因嗚咽流涕諭

陵行謁祭禮不勝哀慟左右亦皆感泣

○五月乙巳

仁宗皇帝小祥

上躬祀几筵出御奉天門謂侍臣曰

皇考聖仁愛民如子方為國家培固基本以遺子孫而遽

上賓傳之於朕今及小祥豈勝哀感因嗚咽流涕

○宣德三年二月丁卯

上奉

皇太后遊西苑白

上即大位尊事

皇太后極其孝敬每旦暮謁西宮朝謁愉色奉承惟恐弗

及

皇太后慈仁隆至每見

上則忻然從容詢及政事及所平決

上敷陳明達

皇太后喜動顏色凡軍國大政必稟命而行四方貢獻雖

瓜果之物必先以奉

皇太后

皇太后或時召

上雖有急務必促駕而往至是恭請

皇太后遊西苑皇后皇妃皆侍行

上親掖

皇太后輿登萬壽山奉觴上壽獻詩頌
聖德
皇太后悅酌酒賜
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
天與
祖宗之賜也天下百姓皆
天與
祖宗之赤子為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飢寒則吾
母子斯樂可永遠矣
上拜稽首曰謹受教是日甚樂將晚
[illegible]送

皇太后還宮
○九月癸亥
上巡邊大敗虜寇駐蹕鐵將軍店遣諸將索虜巢穴未至
以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宜少俟諸
將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必不可待
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必以明日班師
○宣德五年二月庚辰
萬壽聖節
上詣

奉先殿行禮
皇太后前上壽畢出御正朝受賀諭文武群臣曰朕初慶
之旦上念劬勞大德允切於心幸侍
聖母皇太后洪福萬年每當茲晨奉觴拜慶伸婉愉之誠
致天倫之樂必在從容以愜所志爾文武群臣應宴者
悉於光祿寺給宴物自今悉准此例
○癸巳
上以清明節近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
等諭之曰
皇太后聖心篤念
祖宗朝夕弗寘每諭朕曰
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
祖宗之成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
陵著於史冊今朕將奉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庶少慰
聖心禮歟義等對曰
皇太后聖孝
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
上以聞於
皇太后

皇太后曰是吾心也遂命欽天監擇日勅五軍嚴備有司
供具越二日
上躬櫜鞬騎導
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渡橋
上復乘騎時畿甸之民迎拜夾道瞻望感恱山呼之聲震
動林野是日
駐驆沙河
上侍
皇太后膳退召義士奇等諭之曰
母后天性至孝今日朕隨侍於道中指
天壽山言此下即
二陵所在
母后望之感愴今日天氣清和人心歡恱亦是
母后誠孝所感義等對曰
太后聖孝
陛下奉承之足以感格天人既而
上惻然曰朕昔侍
皇祖往来两京每令朕過農家問其疾苦盖欲知稼穡之
艱難自嗣位以来凡昔
皇祖教詔之言未嘗敢忘今出都門望村落居民及其田
作追思往事愴戚之情自不能抑義等對曰
陛下聖孝久而不忘

祖宗在天之靈應當永佑丙申
車駕至陵下
上易淺淡服先詣謁
陵畢徘徊陵下召學士楊士奇楊榮等曰
皇祖嘗言古帝王陵寢有崇奢麗及藏寶玉者皆無遠慮
吾子孫宜戒之不可蹈也此語朕恒記憶不忘今所建
寢殿皆
皇祖當時規畫不敢有增益又曰
皇考遺詔山陵務從儉約葢平日仁民愛物之心不忘於
彌留之際朕不敢違越士奇等對曰
陛下欽承

先訓此聖孝之大者
○宣德六年二月乙巳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尚
書胡濙至文華後殿諭之曰昨日恭侍
太后進壽觴
太后甚懽朕及暮還宮不覺亦醉既覺而思仰荷
上天眷祐
祖宗慶澤
聖母之訓教今田穀屢豊天下粗安得朝夕侍奉
聖慈遂天倫之樂可謂幸矣又念國事頼卿等旦夕同心
協慮遂出御製詩賜義等并賜特宴云
○十一月壬戌朔以御製述祖德詩賜少傅楊士奇等諭

之曰朕念我
仁祖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皇帝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皇帝汛掃姦回再安
宗社我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大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觀覽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
命今以刻石特賜卿等摹本卿等亦當思我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之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享榮利士奇等稽首受賜

聖學

○宣德二年三月己酉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畢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臣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
上曰然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
○宣德三年二月癸酉
上退朝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舜典竟
上曰觀二典三謨則知萬世君臣為治之道不出乎此曆

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天道以明平治水土奠高山大川分別九州任土作貢地道以成克明峻德以至協和萬邦人道以建九官十二牧所掌禮樂刑政及養民之道後世建官繁簡雖不同大要不出乎此當時君臣都俞吁咈更相告戒用圖治功氣象藹然何後世之不能及也講臣對曰明良相逢故其治化之盛如此

上曰是蓋天生聖人為後世法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使人知有堯舜誠所謂萬世帝王之師也

○十月庚寅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隳亂臣賊子接迹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

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臣坐命左右賜菓茗

○宣德四年四月甲申

上退朝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

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費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踈忠任邪遂致禍亂竄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

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亂治所由異也

○宣德八年四月丁亥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顧謂少傅楊士奇楊榮曰朕在宮中無事時偶有真趣則賦一詩自適不然則取書籍玩味亦得胸次開豁故所在皆置書籍及楮筆之類今修葺廣寒清暑二殿及西瓊島欲於各處皆置書籍卿二人可於館閣中擇能書者数十人取五經四書及說苑之類每書各錄数本分貯其中以備覧閲

○七月戊寅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高帝者

上曰太宗才勝高帝義勝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宣德九年十二月辛酉

上退朝御文華後殿召少傅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宜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

聖論皆當真得古人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頼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朕不為忤

英武

○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之命太師英國公張輔曰今朕親督師一切機務
卿其相朕輔對曰高煦徒懷不臣之心而素怯懦且今
所擁悉非能戰之人願假臣二萬卒保為
陛下擒之不足御煩
至尊
上曰朕任卿一人足以擒賊但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
者亦當有以懾服之朕行決矣分遣諸將嚴各城守備
中外戒嚴下令京城搜索高煦所遣奸細許自首免罪
給賞勅各處守帥以兵從征庚辰
車駕至盜山陽武侯薛祿等馳奏前軍已至樂安城下高
煦約以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
榮等進曰軍臨敵境尤宜慎重古云師行日三十里況
萬乘親征兼行非所宜也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等
亦進曰前軍已至樂安彼知大軍在後或設伏林莽間
伺我不虞況百里趨利兵法所忌請少駐兵廣哨望而
後進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直抵其城下則彼為阱中虎耳雖有
爪牙將安施乎況彼以反為名烏合之衆人懷疑貳聞
大軍至兇兇為計不暇又豈能設伏禦我乎卿等無過

虜也遂行辛巳昧爽抵樂安城下壬午高煦就擒

○宣德三年九月辛亥

上廵邊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

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寛河

上覽奏曰天遣此寇授死耳召諸將諭之曰孽虜無能為

也今須擒之不可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

可行若六軍並進慮緩事機先以鐵騎三千進出其不

意禽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遂決策親

征乙卯

車駕出喜峰口明日昧爽至寛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

軍以為戍邊之兵即悉衆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攻之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

飛矢如雨射虜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叠發虜人馬死

者大半餘悉潰走大獲其生口駝馬牛羊輜重

謙德

○宣德三年九月庚午

上廵邊還至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

胡表至

上覽表竟以示近臣曰稱道過矣朕於虜寇初不過嚴備

之耳豈有意誅勦之而虜不悛其悪朕安得坐視民患

而不救至於誅之擒之皆

天與
祖宗之祐將士之用命朕何與力焉
○十月辛巳直隸常州府進秈來且言今歲雨暘順調田
穀茂盛
上謂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
州獨言豐熟頗慰朕心濙對曰
陛下愛民常願豐稔聖心所欲天必從之
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患亦是為善未至不能
格天也自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宣德四年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一
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請上表賀

御批荅曰祗敬
祖宗恭養
聖母皆職分當然何德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慚愧朕夙夜
祗念
祖宗付託之重懼弗勝負荷惟賴爾文武群臣同心同德
賛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宣德五年七月戊申四川茂州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
穗五穗者時
太廟之側産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禮部臣請
表賀
上曰瑞麥嘉禾固是豐年之慶但朕以菲德居位且比來

四方屢奏水旱可言賀耶然產於
太廟側實
天與
祖宗神靈之所敷佑昔周人貽我來牟之詩必歸於先公
之德
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
○閏十二月戊戌行在欽天監奏含譽星見群臣上表稱
賀賀畢
上諭群臣曰表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內粗安皆由
天地
宗廟垂祐

聖母皇太后訓敎及群臣匡輔所致朕何德也書曰儆戒
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飭勵罔有怠心庶
幾共保福祿於永遠
○宣德七年八月辛丑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
莖或五莖莖十數穗穗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九莖或
二十莖莖十餘穗又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岐六
岐或一節一岐者
上覽之謂群臣曰諸物不足為瑞穀以養民今蕃異如此
可以為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尚書胡濙言瓜連理而
生有瓜瓞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奉表賀
上不許曰嘉禾瑞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

天地
宗廟之所垂祐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内省有歉多矣其止
勿賀

節儉

○洪熈元年八月庚午行在工部奏内府供用紵絲紗羅
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
上曰供應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
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
為言卿等其體此意

○十月壬子行在工部奏製造御用膳亭及器皿所用物
料不足請買於民間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
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
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宣德元年二月庚辰司苑局言種蔬上供當用蜀稭三
千束蘆葦蒲五千餘束例於順天府取給
上曰内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
臣曰大禹悪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
以園蔬重勞費百姓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户部奏光禄寺明年所用厨
料請如例買之民間
上曰光禄供祭祀賓客之費固不可缺然與其多取于民

莫若儉以足用卿等宜斟酌撙節不可過中

○宣德三年四月辛酉行在戶部奏內府供用庫歲用香蠟銀硃等物凡三萬餘斤當下郡縣支官錢買辦

上曰所買太多所用太侈其會計可省者省之且聞買物支官錢近時為有司尅減屢有告訐者必令從公毋蹈前弊

寬仁

○洪熙元年十月乙巳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同知李英至京進所獲安定番童一十五人

上謂兵部臣曰番人作過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惡足矣童子何罪即遣還本土無父母可依者付各衛令善養之

○宣德元年八月

上親征樂安州癸未

駐蹕城南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今高煦就擒與之同謀者數人罪不可赦其餘軍民被脅從者一切不問其榜諭安業勿有疑畏仍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及御史給事中等官撫安軍民

上諭之曰今罪人已得除同謀首惡外其餘一切不問民有兵器者令送官免罪

○宣德七年三月乙酉廣西總兵官都督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數

上顧尚書許廓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蟊賊害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廓對曰兵以誅有罪彼皆自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之

上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今雖殺賊官軍亦豈得無損朕之意但欲兩全之庶幾不愧天也

○六月甲午

上諭三法司官曰今天氣炎熱見繫罪囚宜速决遣輕罪有例者皆如例情重者具實奏聞復命法司凡強盜病死獄中但驗實勿斬首先是強盜死者例悉斬首至是

上憫之以強盜罪惡當斬戮死人則太過故罷之

明斷

○洪熙元年夏

上奉

命往南京

仁宗皇帝不豫馳書召

上即日就道時南京頗傳言

仁宗上賓臣下未敢以聞但言茲正戒嚴之時宜整兵衛而後行或勸

上從間道行

上曰

君父在上天下歸心豈有他虞且予始至遽還非衆所測況

君父召豈可稍遲遂由驛道還北京

○六月壬寅
上自南京還京城以
仁宗皇帝上賓戒嚴已久
上至之明日召英國公張輔諭之曰山陵之期尚遠今天
氣炎熱戒嚴甚久將士煩勞其悉撤之輔等對曰
殿下未正大位軍衛未可撤
上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況
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遂即日解嚴
○宣德元年三月己亥行在戸部言駙馬都尉宋瑛奏求
白河邊廢地牧馬其中間有民田四十七頃
上曰人與馬孰重此輩生長富貴恃恩恣肆豈知輕重須

遣人覆勘如果皆是廢地與之但有民田勿與
○宣德元年八月癸酉
駐蹕氷河鋪顧謂侍臣曰朕待諸王皆厚至如漢王以其
皇考至親待之尤厚何為而反邪侍臣對曰彼蓄反心非
一日非恩德所能馴者
上曰試與卿等商之彼計今將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
必先取濟南以為巢穴或曰彼往時不肯離南京今必
引兵南去
上曰以朕計之不然濟南雖近攻之未易下況大將軍至
彼何暇攻城彼所集土民及護衛軍父母妻子皆在樂
安肯棄之走南京乎且高煦臨事狐疑不决外為誇詐

中心實怯今敢猖狂為此一則輕朕年少且新立衆心
未附二則料朕不能親出必遣將來討彼得以危言厚
利誘之以僥倖成事今朕親征其新聚之衆已膽落又
敢出戰乎况天下無事無故弄兵以毒生靈
天地
祖宗豈容之大軍一至即成擒矣

○宣德四年三月壬子行在都察院奏山海衛指揮趙忠
領軍備禦開平斂軍財行賂求回原籍而私有其半事
發當降用今所領軍以忠能恤下告乞復其職
上曰彼能恤下曷為料斂而私有其半此必以賄求之朝
廷賞罰至公有罪不懲何以令衆小人敢以私情撓公
法耶不聽

○四月戊戌
上御奉天門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等曰昨會寧伯李英
言西寧衛舊選隨駕官軍五百人請於內撥五十人赴
京隨從滿歲而更朕思所選五百人蓋是
太宗皇帝征沙漠時所用今京師侍衛自有親軍何必外
求其意蓋欲自隨非為國家計也舊制在京公侯伯皆
無官軍隨從之例豈可以變
祖宗之法英言不可聽

○九月壬戌遼東總兵官都督巫凱以哥吉河衛指揮秃
能哥等入境剽掠送京師法司訊之秃能哥等云初入

境求貿易耳實非剽掠

上曰此或實情剽掠則當有兵器命釋之

○十二月己卯臨洮衛指揮李敬千户王璃嘗與臨洮府推官許壘同捕強賊敬璃畏賊退縮解鎧甲腰刀付民丁赴鬬民丁奮鬬直前皆有擒獲壘嘗奏之敬等聞之懼得罪遂誣府官受賕事

上命陝西按察司逮問且諭都察院臣曰其令按察司必明虛實不可枉人已而語侍臣曰此必指揮誣府官忿府官前所奏也武臣國之爪牙一有調發當奮不顧身今遇小寇輙畏縮設遇大敵豈能奮勇成功乎

○宣德五年四月戊寅初監察御史李驥巡通州倉遇軍斗高祥等盜粮執而鞫之祥父妄告祥同張貴等盜粮驥受貴等白金縱之不問而獨問祥行在刑部論驥絞罪驥上章訴寃

上曰御史既擒盜豈有受贓之理若其受贓即此事泯滅不發安肯尚存事端命尚書侍郎都御史等官同訊之驥實寃但應奏不奏當杖

上曰既實寃併免杖令復職因諭刑部侍郎施禮等曰人命至重爾等論刑何為不詳慎驥不自言幾於寃死後將何以使之禮等頓首謝

○五月戊辰豹坊勇士奏與民分居

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寛

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爾徒欲得之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

上怒命杖之一百以百斤枷號令警衆

○宣德六年二月己未上元縣人王拜住年十四為陳氏養子其父死生母貧行乞於途拜住遇之哀哭不告養母以情訴於官乞歸養生母養母聞之訟其罟已刑部論拜住死罪

上曰彼年十四依陳氏養母之恩豈能踰生母遇生母行乞而不動心是禽獸也今歸養生母但失於不告養母耳可杖之二母皆令終養

○六月庚子先是直隷定興縣民王林子鎻定輸草虛買實收事覺行在刑部四川司鞫治林當斬以贅得贖大理寺審允以奏

上曰贅者能輸草乎更詳審之勿使無辜受枉姦慝倖免遂下刑部再問林贅實鎻定冐父名代輸用白金綺賂收草千户張敬虛收至是覆奏

上以刑部大理寺堂上官治獄不謹姑宥其罪而罰刑部四川司并大理寺左寺官俸三月

○九月丁卯浙江都指揮許亨言海寧等衛軍告本管官人命等事牽連至百餘人及追逮鞫問而原告皆逃被告淹滯年久者多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此不難知盖小人始造誣詞及

當貿對恐露實情則必反坐故逃匿不與之辨意使困
滯以快其私此小人之尤者其令放遣被告各還職役
而嚴督追捕俟捕至與别白是非苟有誣罔不可輕恕

○宣德八年正月甲戌常州府知府莫愚朝覲至京有府
吏告愚受賕等事愚亦言此吏嘗盜用府印及犯他罪
論徒而逃所告臣事皆誣請與質對
上諭行在刑部臣曰朕選用郡守責其除姦可使為姦人
反噬即杖吏一百發赤城充軍令愚復任

○宣德九年八月戊申遼東都指揮黄順王祥張榮等五
人赴任至薊州分宿民家榮酒醉自刎死榮弟永等報
順順與祥等疑其事擒永遣人械送行在刑部鞫治永
憾順擒已遂誣順殺榮逮順至論謀殺重罪順妻訴
寃枉法司久未決
上曰順何有惡於榮且何所圖之遣御史張聰詣薊州榮
等止宿處覆實其所舍之家皆言榮畏往遼東守邊坐
卧口語不已晚因醉遂自刎實非殺死聰還奏
上曰朕固疑非順所謀苟不審察其寃曷伸今得實矣即
釋順還職併榮弟釋之

儆戒

○宣德三年十月戊戌大雪
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
惟冀

天地垂祐雨暘及時㡯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
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
天心朕當日加兢惕因賦雪詩以志不忘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
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不許勑群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
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
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未洽民生未遂上累三光祗懼惟甚可比
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

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
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荅
天意尚賴爾群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十二月庚辰朝罷
上示群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宴盖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
上喜而成詩群臣遂進和章
上視閱視擇其有警戒語者別錄而為之序其中有曰冬
雪消毒沴殄遺蝗滋茂宿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
憂朕之憂也乃十二月己卯之夕大雪盈尺徧于遠迩
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又曰古之明君未嘗因一
事之順適而忘致警于其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

適而忘致警于其君唐虞三代皆然也又曰朕以涼薄
之德嗣
祖宗大業為天下生民主恒懼不克負荷而所望于群臣
戒警輔翼者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裁十一
二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朕安得不表章之以朝夕
自益歟
○宣德七年七月庚辰
上燕閒閲内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而賦長詩
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
業之由與民事早晩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
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

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監成憲
○永樂八年春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賛輔時諸司政務塡委且師
行之際調度輓運事煩左右有言艱大者
上曰
祖宗悉有成法惟遵行之耳
○洪熙元年六月丁巳主事陳艮建言武職亦須考覈黜陟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軍職以功為秩次子孫承襲者試弓
馬有罪者論功定議

祖宗成憲如此毋庸他言

○宣德元年五月甲午朔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盖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此誠確論

○宣德二年九月丙午

上語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昨四川龍州奏地連生番近遭攻刧盖緣州治勢輕請陞為宣慰使司築城置軍鎮守庶幾民得安業已令卿等議今思之龍州開治歷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事盖因失於防慎若能覺察豈致踈虞且彼土人若有征調聚則為兵散則為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必樂從
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彼盖乘勢要求若使得志邊方小人必將傚效生事造端不可不慎今但須遵守舊章不必更議

○宣德三年四月丙寅

上朝罷謂少傅楊士竒太子少傅楊榮等曰朕近著一論

以曹參為說卿等試觀之論曰漢世賢相稱蕭何曹參何之相業著矣參惟守何之法以清靜寧民後世誚之以為不事事朕意不然嗣世之君當守祖法為輔相者固當清靜處之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參親見秦政紛更以亂天下又親見高祖立國之不易則以鎮靜輔嗣君固老成之士也觀其居齊用蓋公清靜民自定之言及屬後相無擾獄市至為相務掩人細過擇謹厚長者為丞相史吏刻薄者輒斥去此其意固有在豈誠躭於酒而塊然不事者哉吾固曰參國之老成人也後世有老成如李沆相宋真宗務守祖法不變一切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用君子論宋名相得大體者推李沆第一則亦參之心也有不為參者如王安石呂惠卿輩相神宗以獘天下之人其效可見矣嗟乎安石輩動引經誼述三代非參所能與也然國家用參未至乎病民參其未可深誚哉士奇等觀畢

上問曰卿等以為何如士奇等對曰此誠確論自古創業之君輔運之臣皆老于人情熟于世故立法垂憲至精至密子孫奉而行之足以為治若變亂紛更必致禍敗往事昭然可為明鑒

陛下所論非惟得參之心實萬世繼體圖治者所當取法

○六月戊申

上閲
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與群雄並驅將二十年乃悉平僭亂奄
有中夏申明禮義之教而萬幾之暇復製
祖訓一編示法子孫蓋歷六年始克成書思慮之周防範
之密至矣備矣後世子孫但謹守
先訓每事遵用不敢違越豈有過舉哉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然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
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
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賢
臣以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宣德四年十二月癸未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
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
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
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頗近古後一變為
彍騎再變為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
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信用小人變為新法民
不勝其煩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
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任用李沆豈有改祖法之事

○宣德六年二月丁未陜西平凉衛指揮僉事哈剌苦出
奏永樂中嘗選本土軍民北征師旋之日軍歸原伍民
還原業今慮或有征調未經操習馬匹衣裝皆無素備
請以原選之人免其遠差令之操習每月朔望點閲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
太宗皇帝慮事周密其立法已定不可改更命悉如舊

論治道

○宣德元年正月癸丑
上退朝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之道
上曰民為國本閭里小民或阽於飢寒或困於征徭或為
豪強所抑豈能達之朝廷所賴良有司撫養存恤庶不
至失所侍臣曰親民之職莫若守令必嚴選舉以副
聖意
上曰人之賢否恒不易知必任之以事而後可見古帝王
選任賢良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盖以此也然以今觀之
九載而後黜陟藉使所任非人民受其獘多矣今在外
有司從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考察貪婪不律者即糾
舉之最為良法朝廷擇守令固為急務而御史按察司
官尤宜擇人御史按察司官得人則守令賢否有不待
于考績而後黜陟者矣
上又曰繼自今御史及按察司官考滿亦須以考察有司
賢否為功績

○宣德二年十二月乙卯侍臣進講貞觀政要
上曰予嘗反覆是書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謂治國猶栽樹根本不搖則枝葉茂盛君道清靜則百姓安樂皆要語也

○宣德三年二月乙亥
上退朝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悪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善良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民受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肢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啟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八月辛巳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户口盛衰侍臣舉夏禹以来至高宗户口盛衰之大槩以對
上曰户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

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
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
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
宗至於播遷皆足為世之大戒

○宣德五年三月戊午

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
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
不相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慚德
尤多漢高帝及我朝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
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
太祖高皇帝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
尤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為至論

○七月己酉

上燕閒與侍臣論商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
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
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命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
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
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周集大命有不可
辭者于其子孫享國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九月戊申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為逆刼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家室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illegible]漢[illegible]同久者盖有仁厚為之根本豈偶然哉

○宣德八年正月癸酉

上宴閒問侍臣王政所先侍臣對曰教養為先

上曰然先王法制猝難復後世惟重農抑末輕徭薄賦足以致富廢興舉學校惇崇孝悌足以立教化固不必盡合古制

○四月癸卯

上問侍臣曰唐虞何以為盛治侍臣對曰堯舜聖人以德為治所以盛也

上曰有其君亦貴有其臣使是時無禹稷契皐陶伯益堯舜能獨治乎元首股肱必相資也但當時君臣又皆亙

相戒謹不敢有一毫自滿之心此其所以盛也萬世之
下論唐虞盛治當本諸此

○宣德九年三月癸巳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及平呉之後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内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闥馴至戎羯之亂元帝継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断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内興明帝明敏有机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為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況羌胡鮮卑雜處内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遝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数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一終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嚴祀禮

洪熙元年閏七月癸卯行在太常寺奏明年春郊祀及各壇祭祀犧牲請如例遣官齎鈔往保定及山西諸郡收買

上諭之曰此奉天地神祇宜戒所遣官必加敬慎所市犧牲必依時值毋

一毫損民苟有怨咨神不顧享舊制凡買祭物直隷移
文巡按御史在外移文按察司官嚴督使無瀆慢爾等
其勿違舊制庶幾稱朕敬
天地
祖宗之意
○九月丁未太常寺奏歲暮孟春當享
太廟而犧牲瘠小請於順天府預買餵飼以備用
上從之諭府尹王驥曰祭享大事犧牲不成豈可以祭若
低價抑買人情不懌神亦不享爾宜愼之
○宣德元年正月壬寅行在太常寺奏祭祀
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
卿等佐朕事
天地事
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朕蓋有賴然必
誠敬之心素有持養粢盛之薦極于精潔庶幾神明歆
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
○二月乙亥以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等祭告
祖陵
皇陵及歷代帝王陵寢嶽鎮海瀆等神諭之曰
列祖陵寢慶澤之源朕永念在心若名山大川鎮奠宇内
及聖帝明王皆朕所嚮慕者今即位改元之初特命卿
等往修祀禮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惟誠與敬其

徃慎之
○壬午尚膳監奏
奉先殿祭器及帷幔歲久漫漶
上曰
祖宗神御所用皆宜鮮好其令工部新製不可苟簡儉薄
○壬辰南京守備太監鄭和等奏
天地壇山川壇殿廊廚庫俱朽敝請加修理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祀神國之大事其祠宇皆
當完固況郊壇山川壇尤重其令南京工部即發匠脩葺
○十二月丁丑
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明年二月祭先師
太社還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改初有言是月上旬祭期
適當
萬壽聖節恐妨行禮請改用中旬
上曰此
祖宗以來定禮今以為未便而輕改豈誠敬事神之意至
是申命焉
○宣德二年正月丙辰北京犧牲所養牲百户龔貴坐罪
罰工當復職
上曰國家重祭祀凡與其事者皆選清慎之人養牲卒有
過尚黜況官乎貴調外任别選無過者補之
○三月乙卯行在太常寺奏供祭少北羊請買之平陽府

上曰朕昔侍
皇考見太常寺奏買犧牲
聖意惓惓以事神為重以愛民為心蓋事神之物買之民間若有一毫損民民心不悅雖以奉祭神豈歆享天之視聽在民爾等當體此意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四川萬縣儒學訓導李鐸言各處從祀先賢名位多有差訛且失次序若不考正實乖祀典
上謂禮部尚書胡濙曰昔我
太祖皇帝斷自聖心大正神祇名號惟於先聖先賢悉從其舊將以垂憲萬世豈可差謬其速考正頒示天下

○二月己卯
上退朝御左順門語及祭祀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為重事洪武中嘗選無過犯惡疾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後用工其人專供此役更無別差
祖宗禮神之意謹嚴如此卿宜申明舊制務令精專毋有褻慢

○四月丁丑總兵官都督譚廣奏天下郡縣俱設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壇春秋祭祀為民祈福宣府久置軍衛請如郡縣立壇致祭行在禮部言宣府邊衛似難比例
上曰奉祀神明為人祈福軍衛獨非吾民乎其准所言令於農隙之時為之

納諫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謂侍臣曰漢唐諸君文帝太宗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

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言之效善言有益於君德

有補於治道如此豈可不聽

○宣德五年四月辛巳有建言請設諫官者

上曰

祖宗定制不可改但朕有過失令中外大小之臣皆得諫

而納之不為迕豈不所得若多歟因謂侍臣曰三代以

下人君唐太宗善納諫當時之臣若魏徵王珪亦善諫

故有貞觀之治宋太祖嘗曰唐太宗受人諫諍常自引

咎不以為恥不若已不為非使人無可諫二者孰是侍

臣對曰宋太祖所言為優

上曰宋太祖固是務本之論然人所行豈能皆是若禹聞

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禹湯猶取善於人況

其下者乎朕以為人君者當以太宗為法

求言

○洪熙元年閏七月己亥都督府吏左輔等建言驛站養

馬等事禮部尚書呂震言其希求進用

上曰聖人不棄芻蕘之言前下詔書凡軍民利病許諸人

陳言朝廷但當察其言之當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其

如例會官議果有可行者即與施行

○宣德二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侍郎蔡信請取大同諸
衛軍匠在京執役者家屬至京凡二萬餘人
上以兵備國家重事不可減徹不從謂兵部尚書張本曰
昔魏文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河南非辛毗切諫不能
止朕嘗嘆魏文躁急不知民艱方以茲自儆卿等於事
之不利軍民者苟有所聞必為朕言之
○六月庚寅以右都御史王彰言事不切遣勅責之曰朕
欲聞軍民休戚安否之實故命卿出按今所言率常事
不切於軍民利病卿為國大臣豈當不識朕心勅至凡
有關於軍民安危利害之故皆詳具以聞慎勿應故事
而已

上諭侍臣曰南北二京相去數千里常慮驛使往來或有
暴擾或水旱災傷疾沴民有飢窘不安皆朕所欲聞者
朝臣往還御史巡歷皆不以告故遣王彰巡視與聞其
實今其所言乃毛舉細故不切大體大臣如此予復何
望爾等朝夕左右當悉朕意凡所見聞皆須詳陳君臣
同體勿有所疑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
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
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
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
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之不樂若今

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
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
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㫖意凡言之善者即
以聞庶幾有補於治

○宣德四年正月己巳

上罷朝御齋宫學士楊溥侍

上曰比來臣下往往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勉輔朕於
善道溥對曰臣受國厚恩敢忘報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隠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
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為難

陛下樂聞忠言如此臣等敢不盡心

○四月庚辰監察御史張純言四事

上皆從之謂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廷立法凡諸司官員
及百工技藝之人皆許言事况風憲官職當言路朕所
倚信者豈可有所顧忌爾宜以其職諭之若當言不言
以失職論

○宣德六年三月戊辰巡撫侍郎周忱請蠲松江府被水
淪沒官民田粮又官田古額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

太子太師郭資等以忱欲變亂成法請罪之

上曰忱職專粮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為不可則止何
為遽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

○宣德九年九月戊子

上率師巡邊駐蹕懷來夜召侍臣楊士奇等至幄中問道途所見對曰居民比五年過時增多矣

上曰朕亦覺之但未知生理何似對曰臣曾過道傍人家問今秋所收言大熟前二三歲皆不及

上喜又問軍士道中擾人否對曰雖未聞擾人但行軍常須警飭之

上曰然因出示御製詩数篇諭士奇曰此朕馬上遣興也士奇拜觀畢

上命左右取楮筆命士奇賦詩遂賜酒饌又諭之曰道路所見有當言者勿隱

教太子

○宣德三年二月乙卯賜

今上皇帝名且以璽書諭之曰朕為天下之君爾為朕長子所以正國家之大本承萬年之天序皆在于爾今賜爾名為　　夫祁者至大之義鎮者安重撫定之道

宗社之尊海宇之廣民庶之繁所係甚重必有至大之德用能膺之惟誠惟敬永奉

宗廟

社稷惟寬惟仁弘福海宇民庶道德功用斯為至大而上

天之眷祐下民之歸戴皆本於斯爾其敬之服膺惟永

○二月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

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馭夷藥餌以
教子孫詞簡義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大要備
具又親為序以致惓惓之意云
○宣德九年三月己卯群臣以初朝
皇太子賀
上於奉天門奏曰
皇太子龍姿鳳表天命人心所在國祚隆長之慶天下
生民之福謹以為
陛下賀皆五拜稽首
上曰太子雖美天資尤須學問古人云蒙以養正將來尚
賴卿等講論贊輔以成其德庶幾天下受福

睦親

○洪熙元年七月辛卯趙王高燧奏彰德軍民之家多有
閑地而護衛軍無地置營請令有司勘實撥賜
上從之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細民有不得所朝廷
當與處置況親王乎且裁有餘以補不足亦是均平之道
○宣德元年三月丁酉
上以舊制諸王子女婚娶皆由朝廷選授比以宗室蕃盛
選之難悉得人乃致書諸王曰自今婚娶或有不及時
者悉自行選配然後聞之朝廷授以冠服冊誥儀物諸
王便之
○五月丁酉永興王府鎮國將軍志挎奏請從人命秦王

於西安護衛量給秦王奏護衛官軍俱有他役而永興
王府自有校尉五百人請量給與之
上曰是秦王不愛弟也擁三護衛不肯分乃欲五百人中
分之何其不推恕心命兵部於西安三護衛以五百人
給之
○七月辛丑趙王高燧奏今之國彰德北京廣有倉原存
祿米八百五十石請歸之戶部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趙叔至親今方就國正資用度祿米
在北京者姑從所言即令平江伯以所運粮米如数送
彰德償之
○十二月庚午行在戶部主事李儀上疏言高煦作逆今
已討平趙王高燧嘗與同謀宜去護衛兵以絕後患
上覧所言謂侍臣曰漢趙雖兄弟然兄弟亦有不同德者
今事未著何名而奪其兵且朕惟此叔當厚以待之誠
以感之彼其心獨無天理耶宜寢勿言
○宣德二年十月丙寅
上御武英殿観唐玄宗所書孝經顧謂侍臣曰堯協和萬
邦本於親九族舜紹堯致治本之克諧以孝蓋帝王之
治皆自親親始
○宣德三年五月戊辰先是朝廷嘗命洛陽中護衛左右
二所軍建伊厲王享堂及修葺宮宇免其下屯至是河
南都司慮虧子粒取軍回屯種伊王顒炔以聞

上謂工部曰伊府軍士朕已免其下屯敦子粒與敦宗親之恩孰重軍官不識大體將使朝廷失信於王其速移文止之

○六月辛卯遼王貴𤏡奏請以前荊州府教授陳紹先為本府紀善永興王志𤓰奏舉隴西縣學教諭馮益為教授

上諭行在吏部臣曰王欲親近儒者講論經史且資輔導此意良嘉其從之吏部言選才授官出自朝廷王豈可自擇

上曰朕推誠以待宗室不必校此

○七月丁卯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命內官楊禮移郢靖王宮眷居南京舊內勑太監王景弘等每歲時朝暮衣服飲食百需皆內府依期給之仍時遣人省視不許怠慢先是

上謂侍臣曰郢靖王無嗣其宮眷尚留安陸國中無主朕欲移寘南京舊內廩供給皆便於義何如侍臣對曰此陛下親親之仁處置當矣遂有是命

○宣德五年三月丙辰平江伯陳瑄遣其子儀容奏湖廣大藩楚王兵彊國富又衛所之官多結姻親或有異圖乞盡選其精銳運粮北京就留操備則剪其羽翼矣

上不納顧謂侍臣曰從來楚國無過
祖考待之皆厚朕尤加意禮之瑄何其過慮也調兵運粮
一時權宜運畢則遣歸拘留採備上失宗親之心下失
軍士之心鄙哉瑄也
○甲子寧化王濟煥奏本府舊除教授一員後起送吏部
今有子五人皆堪入學請除教授俾專訓誨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人未有不學而能成才德者苟失時
不學縱有美質亦徒然矣宗室子弟其伴讀教授有闕
宜速遷授不可稽誤
○四月癸未王牒成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以進
上覽之曰古人重世譜蓋欲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
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泝所自實本於
一人朕何敢忽士奇等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
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德隆厚故
本支繁衍
陛下如遠宗帝堯明俊德以親九族則將來盛福當過有唐
上曰然
○宣德六年六月丙辰建昌府知府陳昺奏荊府承奉蕭
韶彊占民家池塘土地護衛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
田稼又生事縶縛捶辱軍民掠取財物
上諭都御史顧佐曰朝廷待王以禮王亦安分守藩凡此

害民皆小人之罪百姓未知歸怨於王王之令德悉為
所累其取詔至鞫之令江西按察司執斌治之凡所侵
奪百姓者即令退還禾稼計畝給償遂遣勅諭王使知
小人之罪

○宣德八年四月戊子監察御史王紹等劾奏應城伯孫
傑往蜀府行喪禮受文綺白金工部主事張魯為瀋府
治壙受鞍馬金幣又聞比者朝臣以嘉禮詣王府者皆
受饋遺當明正典刑以勵廉恥
上曰御史言是昔
皇祖嘗言凡朝臣以事至王府者惟酒食待之不以財貨
若與之出於王意猶可豈當需索近頗聞有尚寶司丞
至楚府王已厚與鈔幣又逼求白金形之詞色王執禮
終不與此禮部不擇人而遣也然朕聞此語於一人更
俟詳察而後罪之今御史所奏者姑宥其罪凡所受皆
追入官禮部仍移文各王府長史司使啟王今後朝廷
凡遣人至勿與財物

戒飭諸王

○宣德元年十一月己酉汝南王有勲数奏兄周王有爋
之過
上知有勲之曲也遣書諭有爋曰過雖在彼叔宜篤愛弟
之心不足與校因謂侍臣曰人之兄弟所以失和者多
因讒言致忿馴至鬩墻浸成大惡當念同氣至親各生

愛敬則自然和協古人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又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毋相猶矣此言最好凡為兄弟者皆當以此存心

○宣德三年十月庚辰宣諭各王府長史俾戒戢下人勿為非明日鄭王瞻埈等入謝又諭之曰在下小人所為王當戒之吾與王同氣有至愛存焉人情愛木者必去蠹愛苗者必去莠况吾兄弟至親愛乎小人者其為害甚於蠹與莠也戒之於早可以消患於未萌不早戒之及其著則難制矣

○宣德六年十一月乙酉伊王私怨河南府知府李驥以冬至行禮來遲械繫於獄而詬辱之事聞

上謂右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遇節於大廷行賀禮亦皆於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朕於王府官每禮待之未嘗厲色蓋以親親之故也縱令知府有過王當以聞朕自有處置豈可輒加威福此皆長史典儀承奉之過致書伊王宜謹守

祖法勿信讒枉下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正風化

○宣德元年四月甲戌安東屯衞指揮僉事姜通奏為其子裕聘朔州衞指揮使周忠女為配今已二年近為平陽王選妃不得成婚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婚姻人道之始風教所關昔

唐太宗謂鄭仁基女為充華聞其已許陸氏遂罷之亦是重禮教忠女宜歸姜氏令平陽王別選妃

○五月庚子行在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煮液飲之而痊宜旌表

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奏亦不允

○六月庚寅旌表孝子權謹等孝行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孝者人道當然賢智之人不待勸勉中人以下須激勵乃能為善旌表之意正如此若權謹則朕所知謹質實人也宜旌之使人人見而思奮其於治道豈不有益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行在通政使司奏刑部歲問罪囚數萬餘應死者六百餘人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唐虞成周刑措不用朕每以此自期今百姓輕犯法如此蓋由教化未至卿等宜申明教化使禮讓興行風俗淳美庶幾有成濙等頓首受命

○五月丙午行在吏部奏監察御史俞俊居親喪不守禮法因與下人有隙誣以罪輒自拘問有虧孝道

上曰古人居喪自有禮節豈與外事況為御史尤當置身

禮法之中令悖謬如此豈可用其黜為民

○七月乙卯

上諭禮部臣曰昔

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

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比者小人復有冒犯蓋緣不知故爾妄作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之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丁酉

上諭三法司曰致理之道人倫為先五刑三千不孝最大今在外有司往往貪受賕賂寬縱不孝吏之壞法莫甚於斯自今但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為妻凡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決斷悉令送京師如律鞫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許復職承襲永為定例

○五月庚申行在通政司奏神策衛經歷郭豊考滿當受

勅命封贈父母其父尚存誤作已故申吏部令自首乞免罪

上曰事固有無心而錯誤者然父母存歿豈當有誤於此有誤即平日所治職事可知不准所首付法司治之

謹名分

○宣德三年十二月甲午初寧王權言儀賓品秩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考定其儀禮部奏洪武禮制云郡主儀賓秩從

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為定制其頒行遵守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朝廷之禮最先正名尊卑等級不可僭差凡內外官員士庶服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之類皆有定制近多越禮犯分亦有在內府私行揖拜禮者其揭榜申明定制使無僭越重名爵

○宣德四年六月丁酉

上御奉天門諭行在吏部刑部都察院臣曰文官久任有政績者給誥勅以示奬勸勸懲有道則人勉於善而恥於不善爾等其循舊例但受誥勅之後有犯贓者追奪未授而犯者勿給

推誠

○宣德二年正月乙未

上以廷臣清理軍伍凡有重役不與歸併致其紛然陳訴諭兵部尚書張本曰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倚信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懷疑畏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宣德三年九月丙辰

上廵邊出喜峰口擊敗虜冦分遣諸将捜擣巣穴忠勇王
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
上曰虜獸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
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
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
待此二人素厚犬馬識豢養之恩况人乎彼當有以見
報遂遣之数日皆獲虜口及馬牛羊來獻
上喜命中官賜之酒饌而飲以大金爵并爵賜之顧謂侍
臣曰王者任人亦誠而已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則下
思保身免禍誰復盡心昨者如惑於人言豈不失此二
人心侍臣言外夷之人亦不可信任太過
上曰外夷人亦未必盡不可信但在審處得宜耳漢用金
日磾何不可也

惇信

○宣德元年二月庚午
上諭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前下詔書令民間應有拋荒
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近来各處有司多言户
部不除舊粮總額仍復徵收若果如此豈不失信民粮
遠運艱難必致逃避則田将復荒卿等宜遵依詔書無

失人心

○辛未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張政言各處逃民近奉詔書令其復業逋負税粮悉為蠲免歡騰遠迩莫不來歸今户部仍徵前所負租原其舊徵久棄生計尚無若復追徵則恐又逃

上謂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逃民初歸固當寬恤大赦之後何逋不除豈可謂初未申聞便要徵納累年逋負民何以堪其即下有司皆與蠲免

○三月庚戌巡按監察御史姚震奏山東諸州縣夏税小麥奉命折鈔已徵在官今户部仍追小麥乞准鈔為使

上從其言謂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令出惟行不惟反前行折鈔復改徵麥何以取信於民卿等朕所倚任切須留意

○七月乙未以山東無麥下詔免其夏税

上謂户部尚書夏原吉曰山東民食大半仰麥今久不雨麥已無收秋穀亦未可知朕特免其夏税但舊聞詔書所蠲户部每復催徵或云已收在官或云傷未甚多方沮格致朝廷失信於民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伊尹作相一夫失所若撻於市卿國之大臣宜體此心慎勿復蹈前弊

○九月己未廣東始興民李克廉奏永樂八年犯徒罪發充交阯化州驛夫歷十五年遇赦始歸今化州復取供

役虛負
聖恩乞矜免
上命釋之諭行在兵部臣曰徒止於三年今已十五年且遇赦矣有司不恤下情又失朝廷大信用不得人如此其行外有司令遵詔書不許故違

○宣德二年八月甲戌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頗聞朝廷下寛恤之令或為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聞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出一詔令必豫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為君之道為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為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

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
陛下所賴
陛下明斷耳

○宣德三年四月丙辰行在戸部奏去年十一月須降詔書宣德三年税粮塩粮以十分為率蠲免三分而今年郡縣實徵粮數未報擬差官催促并督粮税之當徵者
上曰免粮以寛恤百姓比聞有司多違詔書但用舊額徵粮不顧失信於民今徵粮必依詔書使民受惠遣官催辦亦當選擇廉不擾民

○宣德九年十二月癸亥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九江府歲辦蘆柴瑞州府塩鈔宜從詔書例蠲免停徵

上謂尚書吳中胡濙曰詔書布大信於天下為大臣者乃
欲使朝廷失信耶其悉免之歲徵塩鈔本欲鈔法通行
民既飢窘皆須停徵毋為苛擾

防微

○宣德元年七月己亥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
内使傳出者爾當備録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関
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偽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
阿隨附

○宣德七年二月癸丑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西番邀
刼朝使命臣追理臣敢不用心然番冦刼掠是其常事
乞勿加深究
上諭尚書許廓等曰邀刼朝使豈可以為常事自古冦患
常起於細微是以君子必防微杜漸今廣欲養癰長疽
矣爾移文詰之令具實對

○四月辛丑御史林英還自山西言汾代等處多強盗
上曰山西有三司又命李謙鎮守所宜察姦禁即以圖安
輯今強賊不制豈以為小盗不加意耶消消不已將成
江河豈可使之滋蔓遂遣勅切責謙等令發兵捕之

○六月乙巳朔州衛指揮王瑛私役軍卒出烟墩十里為
虜冦所執卒後逃歸白於千戶谷勝勝與瑛等議匿不
以聞事覺

上曰自古禍亂之興皆由小人苟近利而忽遠慮每以小事為無害隱而不言養癰長疽遂至狼狽今虜寇偷竊雖小事人臣蒙蔽乃大惡漸不可長令武安侯鄭之定罪以聞

繼絶

○宣德元年四月丙寅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侍

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其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

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傷人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

太祖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絶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氏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

太祖皇帝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為隱惻故即位之詔施恩於特厚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原吉對曰

太祖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
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顧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於卿兩人云何對曰
陛下此心固天與
祖宗之心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
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
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明日士奇
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阯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
未可以遽言耳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
上退朝御文華殿召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諭之曰
前者論交阯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若從所言恐中
國勞費未已朕觀春秋之世夏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
之殺徵舒既縣陳矣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子即復封陳
古人服義如此
太祖皇帝初定交阯即欲為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
承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卿等為朕
再思果以為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
陛下斷自聖志
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
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十月癸未成山侯王通遣指揮闕忠同前安南國王陳暊三世嫡孫暠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京請復其國

上覽表以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安南最先四裔朝貢及賊臣纂弑其主毒害國人

太宗文皇帝發兵誅之固求陳氏之後立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我

皇考每念陳氏無後形諸慨嘆數年以來一方不靖屢勤王師朕豈樂於用兵哉今陳氏既有後宜與之群臣皆曰

陛下之心

祖宗之心也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與之實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於是遣禮部左侍郎李琦等賫詔往交阯罷兵且詢暠果陳氏之後則復其國

仁政

○宣德元年四月兵杖局工匠二人老且盲訴乞免役

上問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匠以萬計何必此兩人古之仁者不以羸馬駕車爾等亦可謂忍人矣其即免之今後一應匠作老疾者准此例

○五月丙午陝西淳化縣丞吳整言自京師通州至河南兩岸多漂流骸骨乞官為瘞之

上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文王仁及朽骨丞所言當從

之其即施行勿緩

○十一月戊戌

上諭順天府尹王驥等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正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飢寒之人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收養濟院毋令失所

○宣德三年十二月庚子立春

上罷朝御左順門禮部尚書胡濙等侍

上曰獻歲發春生物之始人君當脩德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此心輔朕不逮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庚申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前者詔書凡民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一丁侍養念思各處取軍其中豈無獨子而父母老疾者若令遠役則父母不免失所令有司勘實應充軍之人而父母年七十之上及篤廢殘疾者許於附近衛所充軍

○宣德六年三月丁丑

上退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論養民之道而嘆井田之難復

上曰朕謂為國養民在有實惠何必拘於法古誠能省徭役薄稅斂重本抑末亦足養民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順天府尹李庸言所屬州縣舊有桑棗近年砍伐殆盡請令州縣每里擇耆老一人勸督

裁種官常點視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桑棗生民衣食之計洪武間遣官專督種植令有司畧不加意前屢有言者已命爾申明舊令至今未有實效其即移文天下郡縣督民栽種違者究治

○宣德九年五月壬午

上諭順天府臣曰比聞京城內外工匠罪人有死于道者無人收瘗暴露旬日此必窮苦無依者其令五城兵馬及大興宛平二縣時常巡視遇有露尸即收埋瘗

勤民

○宣德二年二月丙子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

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蔑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為成憲歲之豐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

○宣德三年二月壬午浙江臨海縣民奏本縣舊有胡譏諸閘積水溉田比因大水壞閘而金鰲大浦湖涞舉嶼等河遂皆壅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粮稅多欠乞為開築

上曰水利為政急務使民自訴于朝此守令不得人爾工部即下郡縣令秋收發民用工仍行天下凡水利當興者命有司即行不許坐視

○宣德五年六月辛未
上罷朝御武英殿與侍臣語及禮記月令
上曰古人為治之道大槩可見於此侍臣對曰是篇雜舉
三代及秦事如勸農講武祭祀刑賞皆國之大計貴能
順乎天時
上曰為治之道敬天勤民為本堯曆象日月星辰舜齊七
政周協五紀皆為民事計國家之政不以時脩舉則漸
至廢弛又如稱兵動衆不以其時則人受其弊月令大
意上觀天象下驗庶物以脩人事耳又曰明堂之制不
可考大抵為政貴有實惠及民
○九月丙午巡撫侍郎成均奏蘇松嘉湖等府春夏雨澤
調均至六月禾皆茂盛秋成有望
上謂侍臣曰朕所憂者四方旱澇況蘇松諸郡國用所資
今其地雨澤及時良快朕心但未知他處何如耳
○宣德六年三月壬申
上以時雨初降四郊霑足召少傅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
諭之曰農務正殷而雨澤久闕朕夙夜在慮夜來此雨
殊快朕意士奇等對曰
聖心惓惓念民天必鑒格
上曰朕承
祖宗付託未嘗敢忽遂命尚膳賜酒饌繼出御製喜雨詩
賜之

安民

○宣德元年四月癸巳召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還時山東久旱禾麥焦枯民飢流徙

上聞之諭兵部工部臣曰近數有言山東旱飢朕寢食不寧夫治國在安民民無水旱之災民足於衣食則安今民未安而湯宗往清軍伍郡縣官吏聽受約束稽覈兵籍奔走喧呼倍加騷擾民必驚駭逃者所以益衆令兵部驛召宗還凡外衛軍旗在山東取軍者悉令還衛一切買辦皆停罷

○宣德三年三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長老人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不易治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猶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

祖宗大統期於海内相安於無事矧京師乎爾為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鄉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飢寒均其徭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悪俾吾民樂生則為良有司朝廷於為善者賞之為悪者罰之賞罰之典皆

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

聖諭莫不稱慶

○宣德六年五月甲戌廵撫江西侍郎趙新奏初永新縣梅花洞賊蕭彦真等出沒刼掠調軍三千勦除今踰年未獲而官兵所至居民受害乞召回止以百人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諺有恒言賊盜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宜從新言遂勅江西湖廣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古人有单車諭賊而降之者有用計而賊自駭散者顧方畧何如不在興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各還原衛所止留二百人廵捕

重農

○宣德元年二月戊寅行在工部尚書呉中奏造軍器鈌熟鐵請於江南收買道遠恐不及期擬於遵化鐵冶先運以備用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况鐵重滯遠運尤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illegible]迫民必受害而妨廢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五月戊申早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
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宣德二年正月丙申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軍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
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然朕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宣德三年四月戊午民有建言朝政當以重農為首務者

上顧謂侍臣曰此言有理國家重農則百姓得盡力天下富庶古之重農莫如周后稷以教民稼穡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文王時耕者九一武王重民食周公述豳風以戒成王備言農事當時民用阜成治協泰和周以下莫如西漢高帝困賈人以抑其末文帝二十餘年勤勤以勸農免租詔有司武帝雖以土木兵戈勞民至其末年亦知勸農作以休息民至於元成之間朝政固有乖闕而百姓安業自若天下富庶幾二百年成周享國過於夏商王莽篡漢終以民心不忘而復之養民之功大矣朕於斯事蓋寢食未嘗忘也

○宣德五年二月壬辰罷採木之役

上諭侍臣曰為國之道農事最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
作之時而工部採運木植未已豈不妨廢農業遂命書
勑諭尚書李友直等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夫悉罷
遣歸農
○三月辛丑朔
上以清明謁二陵畢駐蹕陵下是日雨
上召少傅楊士奇等從容語曰諺云一歲之計在春去冬
少雪今春雨亦未洽朕昨觀田隴間尚未有耕種者心
為之憂今雨連日皆霡霂不驟遠邇霑足甚慰民望士
奇等對曰惟
皇上憂民一念不已
天必昭應
○戊申
上謁二陵還道中遥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
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為
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羅拜呼萬歲
上顧謂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
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
道途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宣德六年六月丁未
上罷朝御左順門出御製閔農詩一章示吏部尚書郭璡
曰朕昨宵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所則在賢

守令因作此詩卿當為朕擇賢毋使農民受弊

○宣德七年九月庚辰

上視朝罷御便殿問侍臣曰民何事最苦侍臣曰四民之中農最苦

上曰朕固知之朕嘗歷田野見織婦採桑育蠶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匹亦甚勞苦侍臣曰惟

陛下明聖知民之艱難及此已而

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左右臣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紅女耕蚕勞動之狀作為歌詩使人誦於前又繪為圖揭於宮掖布之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恤民

○洪熙元年七月戊寅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於民間買辦諸物多虧價值

上覽之謂侍臣曰科買諸物每令實與價值虧益上則為損民宜速行戒約有不悛者必加之罪

○八月癸未以直隸及浙江諸郡有司不得其人土豪肆虐良民不安命大理卿胡槩等巡撫

上謂行在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為生民主恩澤所施必先貧弱豈知姦豪為虐如此譬如治田不去稂莠嘉穀豈茂其命槩等往巡察犯者悉治以罪必使小民皆得

其所

○九月乙丑北京民党保等奏工部令買沙魚皮造鹵簿及器械之用此物北京素所不産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凡物之需當隨土地所産沙魚皮産於近海郡縣此何以責京民其給官鈔就出産之處買之庶不擾下

○宣德元年三月丁未

上以春雨頻降召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等諭之曰朕初承大統政化未洽念自古國家未有不由民之富庶以享太平亦未有不由民之困窮以致禍亂是以夙夜祇畏用圖政理所冀天時協和年穀豐熟去年冬多雪今春益以雨澤似覺秋成可望然一歲之計在春尚慮小民阽於飢寒困於徭役不能盡力農畝其移文戒飭郡邑均徵徭役勸課農桑貧之不給者發倉廩賑貸之

○四月辛巳山東清理軍伍大理卿湯宗奏濟南等府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無雨雪麥苗焦槁工部泒買顔料甚急乞暫停止尚書吴中言顔料皆陵寢殿宇待用之物

上曰山東之民

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

祖宗所不忍爾可以苟急擾之耶其悉停罷

○壬辰行在户部奏比者山東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粮賑濟而未見開報飢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給之

上曰民飢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餒飢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司與府官從實取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宣德二年正月乙巳漢州綿竹縣民奏世以採捕為業歲納麂皮初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廢地皆為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卹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田野闢人民衆此好事雖羽毛齒革以資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

○壬子山東泰安州奏永樂十七年十八年人民艱食於預備倉借粮二萬一千三百石賑之洪熙元年秋成止償四千餘石多因逃徙復業未有償官欲待年豊悉償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逃民初復且當優卹豈可遽責之償朕常慮有司不體人情今所奏良協朕心其准所言聽家業已成之後年穀有收則令償官

○八月庚申行在戶部奏徵歲用馬草

上曰古者納總納銍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宣德三年四月癸亥四川叅政李衡奏戶部令民運河州茶六十萬斤赴陜西今勦捕番冦方運軍餉民力不足乞暫停運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蜀地險民貧今方用兵供給實難安可復以不急之務擾之民擾則不安不安則怨怨則為

非宜從衛所言止勿運凡諸司有買辦於彼者悉令停止

○閏四月甲辰行在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飢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飢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流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廪給之隨所至居住敢有捕逐者罪之

○七月乙亥青州民劉中等二百餘户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強縣二十餘年有司欲追還山東中等奏乞附籍棗強

上謂尚書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而已又曰唐宇文融撿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獘逃竄益多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為戒

○宣德四年四月庚辰陝西綏德州奏去年旱災州民艱食而上司賦役浩繁如運粮運茶之類乞稍寬之

上覽奏以示行在户部尚書郭敦等曰卿等寧不與朕同憂乎恤民力當如救焚豈可以緩運粮可酌量使之運茶之類一切停止

○宣德五年七月丁巳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行在户部臣曰人情皆欲安居誰
肯棄業他徙只縁有司不善撫卹横征暴斂致其如此
比聞漳州強賊皆是逃民罪雖可誅情亦可憫推原其
始責在有司爾即榜示各處戒約務從寛卹若有擾害
致其逃亡者必罪不貸
○九月戊申
上諭兼掌行在户部事兵部尚書張本曰聞各處細民多
因有司失於撫字及富豪之家施貸取息過虐以致貧
窘流移外境既招復業蠲負租免差徭以優卹之尚慮
貪墨官吏并豪民仍前肆虐爾户部榜示天下嚴禁約
之并勸諭親鄰恫里之人協助周卹有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庚寅初鎮守山西都督李謙奏陽曲縣民張福
等逃居大甕寨請發兵捕之
上曰民逃豈其所欲必科差頻煩為有司逼迫故耳加之
兵則傷其生但令府縣招撫免其徭役彼必來歸遂令
太原府招之至是皆復業
○宣德六年二月戊午行在户部奏遣官巡視民瘼
上從之因謂侍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宮禁豈能
盡諳民隱故不免遣人巡視若所遣非人下情猶未能
悉達侍臣對曰國家仁民惟在擇守令守令得人田里
之民自安

上曰然
○宣德七年二月己未行在兵部請再遣官清理軍伍
上曰軍伍當清若果户絶勿累平民大抵深刻之徒妄意
朝廷在於得軍展轉牽連累及良善遂至訐訟紛紛不
知軍與民皆國之根本朕撫視如一未嘗有偏今宜諭
以朕意是是非非務盡至公不可枉濫
○十月己未山西平陽府蒲州萬全縣丞何福全言本縣
民充軍及死亡所負粮草悉屬存者代納又令運送京
師及邊衛民不勝救比又令民辦納薪炭乞蠲所負而
粮草之運輸者止就近處併乞止薪炭之役
上謂行在户部工部臣曰山西土薄民貧朕恒念之加以
徭税如此人何以堪自今粮草輸官者改就近地荒地
租税及薪炭悉蠲之
惜民力
○宣德元年三月丙申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吴中等曰朕聞陝西去歲薄收軍民
艱食而脩襄陵樂平二王府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
之類皆用民力今東作之時何暇及此宜遣人馳驛諭
所司姑停止所遣之人皆令還京
○戊午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禄奏萬全右衛城在德勝關
口地高乏水宜徙於近城七里宣城堡
上曰此城戍守已久安得重勞軍民唐太宗時有請修古

長城發民乘堡障者太宗曰當掃清沙漠何用勞民遠
修堡障此役姑止
○宣德三年三月癸卯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山西人夫
在京用工者今當更代
上曰山西去年旱人民艱食者多自給未能安可役之凡
被災之處一切停止見役於京者即皆遣還
○六月辛卯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今天氣炎熱工作未休軍民
勞苦其必不可已者略加繕完他不急之役皆罷之
○十二月庚子行在戶科左給事中許佩等奏六科俱合
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

上曰近日稍有營建言者多謂勞民朕皆從所言已之況
六科規制已定且歲終當息民亦姑已之
○宣德四年六月丁丑
上退朝御奉天門召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諭之曰去歲
各處薄收湖廣為甚其民艱難所宜寬卹比聞工部採
辦竹木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為國家愛惜民力
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
要合用之物則令營辦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
為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十月癸未行在工部奏明年正月四方番夷例應朝貢
而北京會同館處不能容宜預增修

上曰四夷朝貢皆承
祖宗之舊昔能容矣今日豈便不足但脩葺其壊者不必
增創勞民

○宣德六年五月庚辰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召工部尚書吳中諭之曰各廠所貯
材木初採甚難勞困軍民殫極粮賞方得至此朕故加
意愛惜卿亦當體朕意有不當用切勿妄費若本大材
而工匠斲小用之罪亦不貸蓋時有以事聞於
上者
上曰姑戒之戒之不改而後罪之

○九月壬戌朔行在户部奏平江伯陳瑄請丹僉民運粮
又工部令各處採木送淮安脩船又令福建造船海運
上曰民運粮已非易事又欲僉點助軍是重勞民此不可
行山東江西等府採木宜減其半福建地遠不可造船
且度關踰險縱有船豈能度淮役民當度人情地勢此
事尤不可行

○宣德七年正月丁卯直隷興州中屯衛奏去年十二月
所給使臣車輛人夫之數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使臣経過應接煩勞今東
作漸近須愛惜人力其令所過之處量度節省

謹財用

○宣德元年六月丙戌

上諭户部尚書夏原吉曰國家養民今六十年卿
祖宗舊臣朕所倚任在户部四十年矣今户口登耗如何
錢穀豐約如何皆當留意制節謹度使國本充實卿亦
將有令名於世不可不勉原吉頓首謝

○宣德二年八月壬申行在户部尚書夏原吉奏南京户
部公宇棟梁榱桷多朽腐恐頹壞則愈費工力請預脩理
上從之因曰凡人治家治國理皆如此思其艱而圖於早
則用力少而成功不難若及艱難然後圖之則勞費數
倍功成不易矣

○宣德三年正月辛丑行在工部奏淮安脩改漕運船所
費不少
上諭之曰漕運國之大事脩船豈可惜費昔劉晏於江淮
造船皆豐其貲船成經久不壞其後有司慳吝減損大
半船遂脆薄漕運竟廢此事足為監戒

○宣德二年七月壬子
上視朝罷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户口繁殖財賦充足自
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
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
大務若漢唐初間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
遂力役頻興費用無度天下不能不凋敝若隋文克勤
政事自奉儉薄足至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
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久也大抵

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生齒繁則財賦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宣德六年三月丙寅

上視朝罷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大學平天下章竟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固不必暴徵橫斂而國用有餘矣

大明宣宗章皇帝寶訓卷之二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